

汉语量词短语的核查理论分析

章灵 杨彤

(湖南大学外国语与国际教育学院, 湖南省、长沙市, 410082)

摘要: 量词作为一个特殊的句法成份在语言学界引起了广泛关注. 本文在特征核查理论的框架下探讨现代汉语量词的语义属性和句法特点. 汉语中量词是一个有别于复数标记“-们”和定指标记的功能词, 其主要功能是对名词进行个体化. 特征的核查解释了量词的分布和释义, 也同时为量词和名词的移位提供了动因. 汉语量词与复数标记“-们”和定指标记的关系也可以通过特征核查得到合理的解释.

关键词: 量词; 特征核查; 复数标记; 定指

中图分类号: H1 **文献标识码:** A

一、引言

Greengerg (1963) 将人类语言分为量词语言 (classifier language) 和非量词语言 (non-classifier language)。汉语具有丰富的量词系统, 是典型的量词语言。本文拟在核查理论的框架下考察中文汉语量词和名词短语的性质。

量词语言的主要特征有: 第一, 量词语言缺乏复数标记。在英语等非量词语言中, 表达数量通常在名词后加上复数标记-s, 如 three students。而量词语言中表达数量则需要借助量词, 如“三个学生”。根据这个特征, Chierchia (1998) 和 Borer (2005) 等得出结论: 量词和复数标记不能并存, 属于互补分布的关系 (complementary distribution)。第二, 量词语言缺乏冠词系统。非量词语言可以通过定冠词表示名词的定指, 如 the book。而中文里面光杆名词本身就可以表示定指, 有时候粤语等方言中 [CL+N] 结构也可以表示定指。因 Cheng & Sybesma (1999, 2005) 特别强调量词是一个功能性成分并得出结论: 量词相当于定冠词, 它们都具有个体化和定指的功能。本文对上述观点提出质疑, 我们认为量词在名词短语中是一个功能性成分, 但既不同于复数标记, 也不等同于定指标记。汉语中名词的定指性来源并不是量词, 而是由语境决定的。

本文将在特征核查理论框架下探讨以下两个问题: 1) 量词的语义和句法地位; 2) 量词和名词的名词定指性的关系。

二、量词短语的分布和解读

了解量词的分布和解读有利于我们深入地认识其句法功能和属性。我们将汉语中量词的分布和解读归纳如下:

1. 光杆名词

汉语中光杆名词的分布和解读都很灵活, 既可以出现在动词前的位置, 也可以出现在动词后。例如,

(1a) 张三买书去了。[不定指]

(1b) 张三喝完了汤。[定指]

(1c) 狗要过马路。[定指]

从例句可以看出, 动词前的光杆名词定指解读, 但是没有不定指解读。动词后的光杆名词可以有定指解读和不定指解读。

2. 数+量+名结构

汉语中数+量+名结构一般不出现在动词前的位置，只表示数量，并且只有不定指解读。

(2) 我买了三本书。[数量解读，不定指]

当数+量+名结构出现在动词前的位置时，必须加上表示存在标记(existing marker)“有”才能使句子合法。

(3a) *三个学生找你。

(3b) 有三个学生找你。

汉语中名词的定指解读很大程度上是由其信息结构决定的。汉语中，动词前的位置通常表示句子的主题，因此倾向于定指的解读。动词后的位置，也就是宾语位置，倾向于不定指解读。但这也不是绝对的，当量词短语强调名词的数量时，数+量+名结构也可以出现在动词前的位置，例如，

(4) 一个苹果不够我吃。

例(4)种的“一个苹果”强调的是苹果的数量，而非个体。语言学家很早就发现了名词个体解读(individual interpretation)和数量解读(measure interpretation)的不同(Doetjes, 1997; Rothstein, 2009)。例如，

(5a) 张三打碎了三瓶酒。

(5b) 张三能喝三瓶酒。

上述例句中，(5a)中的量词短语具有个体解读，“瓶”指的是具体的盛酒的容器。而(5b)中，量词短语强调名词的量，“瓶”表达的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个体解读和数量解读的区分体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个体解读的量词短语不能被“的”修饰，而数量解读的量词短语可以。例如，

(6a) *张三打碎了三瓶的酒。

(6b) 张三能喝三瓶的酒。

第二，个体解读的量词短语中，量词可以重叠，而数量解读的量词短语不可以。

(7a) 张三打碎了三瓶酒，瓶瓶都很贵。

(7b) *张三能喝三瓶酒，瓶瓶都很贵。

由于篇幅限制，本文重点讨论具有个体解读的量词短语结构。

3. 量+名结构

和数+量+名结构一样，汉语中量名结构一般不出现在动词前的位置，而是出现在动词后，具有不定指解读。

(5a) *辆车很好看。

(5b) 我买了辆车。[不定指]

然而在很多汉语方言当中，量+名结构可以出现在动词前，具有定指解读，并且越靠近南方的方言，量+名结构的定指程度越高(步连增, 2011)。

	北部	中部	南部
量名结构单用:	—	-/+	+
量词定指程度:	—	-/+	+

三、量词的语义

早期的汉语研究中对量词的属性的分类存在较大的争议。一种观点认为量词属于名词的

范畴。另一种观点认为量词是一个独立的词类。量词的研究发展到现在，学者们对量词的立类基本达成一致的观点，即量词是一个独立的词类。但即便如此，学界对量词的根本属性的研究仍有待深入。

现代语言学通常将量词分为个体量词(individual classifier)和数量词(numeral classifier)。个体量词为名词本身就具有的单位命名，如“一头牛”中的“头”；数量词给本身没有单位的名词创造一个单位，使其变得可数，如“一杯水”中的“杯”。本文主要讨论的是个体量词的语义属性和句法特征。

Abney (1987: 64) 总结出功能语类的五大特征：1) 功能语类是一个封闭词类；2) 功能语类不论在语音上还是形态上都具有依附性。在语音上表现出非重读，形态上则经常以词缀的方式出现；3) 功能语类的补足语通常都不能是论元，如 CP、PP 或 DP，它们只能在语类上选择非论元成分如 IP、VP 或 NP；4) 功能语类通常和补足语组成一个成分；5) 功能语类对短语的语义并不做贡献，它们的主要功能是标记语法功能或相关特征。

我们发现，量词的特点基本符合 Abney 对功能词类的描述。首先，虽然早期量词是由其他词类（通常指名词或动词）演变而来，但发展到现在基本成员数量已经确定下来，属于封闭词类；第二，量词一般不能单独使用，而是必须出现在“数+量+名”结构中；第三，汉语量词的补语成分是固定的，也就是说，量词后通常只和 NP 搭配组成 DP 结构；第四，量词和 NP 组成不可分割的成分；第五，汉语量词对名词的语义并不做出贡献，只是为名词本身具有的单位命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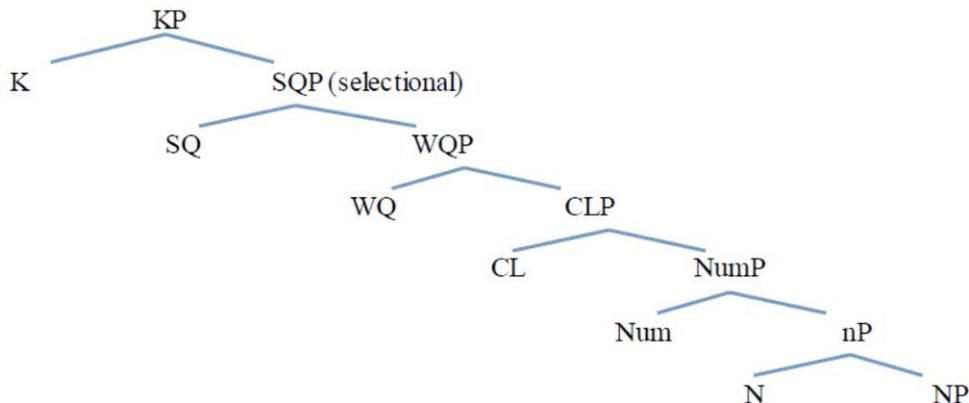
因此，量词基本上可以归为功能语类的范畴，其主要功能是对名词进行个体化，在本文中个体化用[indiv]这个特征来表示。

四、量词分布和解读的特征核查

本文采纳 Gebhardt (2009) 的观点，认为量词语言中表示数量解读的名词短语结构是弱量化限定短语 (Weak Quantifying Phrase)，有指的名词短语结构是强量化限定短语 (Strong Quantifying Phrase)。量词的分布和解读可以用乔姆斯基 (1995) 的特征核查理论来解释，特征的核查为量词和名词的提升提供了动因。

1. 强量化限定短语 (SQP) 和弱量化限定短语 (WQP)

Ogawa (2001)、Karmi (1996) 等提出，唯一能够做动词主语或补语的只能是 KP (case phrase)。也就是说，动词语义选择 KP，而不是 NumP 或其他短语。完整的名词结构投射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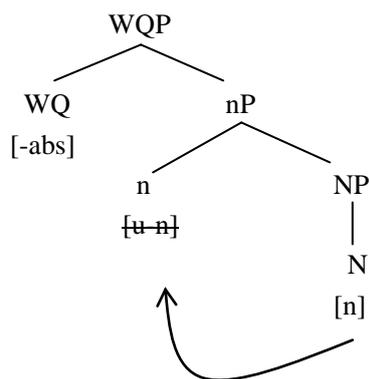
我们假设，论元投射至少是一个 WQP，SQP 是选择性的成分，它的出现决定了名词具有定指。WQP 不具有定指性，是名词用作论元的最低层级，WQP 可以有指称性也可以没有。出现在 SQ 位置上的成分是强量化限定词 (strong quantifying determiner) 如“每”、“都”等，出现在 WQ 位置上的是弱量化限定词 (weak quantifying determiner)，包括“一些”、“某”、“很多”等和数词。

SQ 和 WQ 的区别在于：1) SQ 决定了名词的定指，而 WQ 不具有这个功能。2) 弱量化限定词不能同时出现，如：*一些很多书。3) 强量化限定词互相排斥，如：*每都本书。4) 强量化限定词不能和其他表示定指的成分共现，如：*这每本书。5) 强量化限定词可以出现在弱量化限定词之前，如：这三本书。

2. 光杆名词的结构特征核查

早期研究认为，汉语中光杆名词类型是 <e>，可以直接用作论元 (Chierchia, 1995, 1998)。Longobardi (1994) 提出了不同的意见，他认为量词语言中光杆名词具有完整的 DP 结构，带有一个空的中心词 D。Cheng & Sybesma (1999) 提出，汉语中名词短语结构至少是一个 CIP。Borer (2005)、Hsieh (2008) 等也通过实证证明量词语言中名词短语结构不是简单的 NP。

我们认为，汉语中光杆名词的投射至少也是 WQP。不定指的光杆名词并不对名词的数量进行具体的量化，弱量化限定词在语音上表现为空，具有 [-abs]¹ 的特征，结构如下：



Chomsky (1995) 将特征分为强特征 (strong feature) 和弱特征 (weak feature)，只有强特征才是移位的动因。在这个结构中，WQ 位置是一个弱特征，因此名词不需要移位到 WQ 位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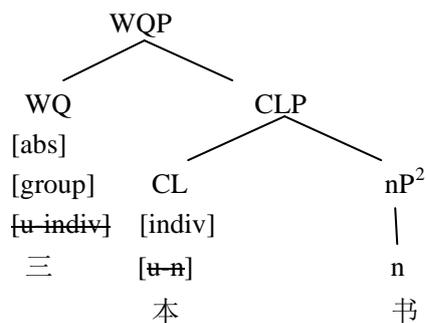
汉语中光杆名词也可以表现为定指。定指的光杆名词结构投射为 SQP。当 SQ 具有 [+def] 的特征时，这个强特征吸引名词移位到 SQ 位置，使得名词短语具有定指解读。

在粤语中，光杆名词是不能有定指解读的。对于这一现象，我们的解释是，在汉语普通话中名词既可以有 [+def] 特征，也可以有 [-def] 特征。而粤语中名词只能有 [-def] 特征，不能核查 SQ 上的 [+def] 特征。

3. 数+量+名的结构

汉语中数+量+名结构只出现在动词之后，具有不定指解读。其句法结构如下：

¹ Abs 是英文单词 absolute 的缩写，在本文中用于标记绝对数量。一般来说，中文里数词具有这个特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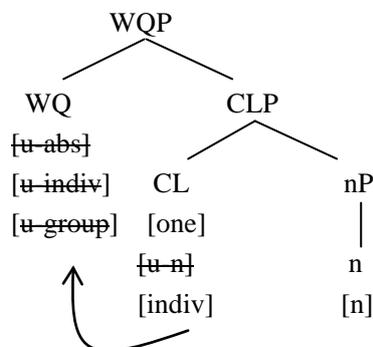
非量词语言中表示数量超过一的名词会在名词短语中使用复数标记。复数标记的功能是将名词短语划分为数量不确定的群组，具有[group]的特征。量词语言中缺乏复数标记，但是数词具有[group]的特征，能够取代复数标记的这一功能。量词的功能是将名词切分成可以被数的个体，具有[+indiv]的特征。

4. 量+名的结构

Tang (1990) 的研究中指出，量+名结构是因为一+量+名结构中“一”在语音层面省略。张宁(2011)提出“一”的省略是语音层面的省略，句子的焦点成分是不能被省略的。焦点是名词时，数词“一”可以省略，焦点是量时，数词“一”不能省略。

我们认为，“量+名”结构并不是“一+量+名”结构的省略形式，因为在粤语等方言中，量+名结构是可以有定指解读的。粤语中量词具有[def]特征，可以核查 SQ 位置未被核查的 [u-def]特征，使得名词短语具有定指解读。而汉语中量词不具有[def]特征，因此汉语中量+名结构只有无指和不定指解读。

汉语普通话中量名结构一般指表示单个的个体，具有不定指解读。在这个结构中，量词具有[one]和[abs]的特征，分别核查 WQ 位置需要被核查的[u-group]特征和 [u-abs]特征，量词最终移位到 WQ 位置。其句法投射如下：



粤语和义乌话等方言中量+名结构既可以有定指的解读，也可以有非定指的解读。例如(陈兴伟, 1992)：

(6a) 只狗想过马路。(那只狗想过马路)

(6b) 床被八年了。(这床被八年了)

表示定指的量+名结构中 SQ 位置有一个需要核查的[u-def]特征，而在粤语和义乌话等方言中，量词具有[def]的特征，刚好可以核查 SQ 位置的[u-def]特征，最终量词移位到 SQ 位置。汉语普通话中量词不具有[def]的语义特征，因此量+名结构只能有不定指解读。

对于不同方言中量+名结构单用的合法性和定指程度的高低，我们的解释是，越靠近南方的方言量词的语法化程度越高，因此量+名结构的合法程度越高，量词也更可能具有[def]

²这里 N 到 n 位置移位的步骤省略，后文同此。

的语义特征，使得量+名结构具有定指解读。

五、量词与复数标记和定指的关系

早期对量词的研究认为，量词和复数标记是互补分布的关系，两者在名词的数量中起着相同的作用，因而不能同时出现（Chierchai, 1998; Borer, 2005）。也有学者认为，量词的作用等同于表示定指的限定词（Cheng & Sybesma, 1999）。本文对这两种观点都提出质疑并从特征核查的角度讨论量词和复数标记以及定指的关系。

1. 量词和复数标记的关系

汉语中量词与复数标记一般不共现，如：

(7a) 三个孩子

(7b) *三个孩子们

基于此类语法现象，Chierchia（1998）和 Borer（2005）等提出量词与复数标记是互补分布的关系。持类似观点的还有 Doetjes（1996），他认为名词的可数性必须在句法上可见。在印欧语中，名词的可数性由复数标记体现，而量词语言中缺乏复数标记，充当名词语义分割语法标记的是量词。

然而大量的语言事实告诉我们，量词和复数标记并不是互补分布的关系，在其他语言中可以找到量词和复数标记共现的例子，如波斯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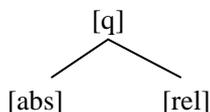
(8a) car ta deræxt
three CL tree
'three trees'

(8b) car ta deræxt-ha
three CL tree-PL
'the three trees'

（Gebhardt, 2009）

(8a) 是一个典型的数+量+名结构，是一个无定的 NP，但是当这个名词词组加上表示复数的后缀-ha 时，名词短语就有了定指的解读。也就是说，后缀-ha 具有标记复数和定指的双重功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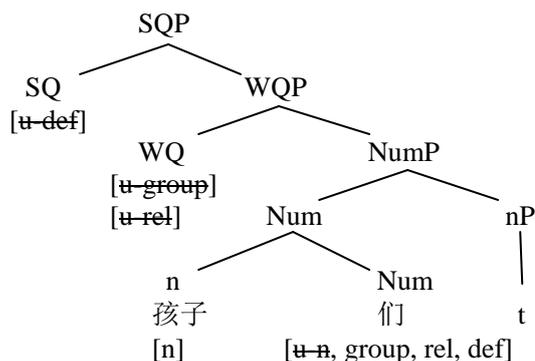
汉语中的复数标记“-们”也同样具有[def]特征，使得名词短语具有定指解读，表示复数的名词短语具有SQP投射。同时，当复数标记出现时，一般不强调名词具体的数量，而是表示某个特定的数量不确定的群体。因此，和量词不同，复数标记具有[rel]³的语义特征。[abs]和[rel]都属于[q]的特征，表示名词的数量。但是这两个特征在语义上是矛盾的，不能同时出现，因此汉语中量词和复数标记不共现。



(9) 我去找孩子们。

例(9)中“孩子们”显然只有定指的解读，指的是某几个特定的孩子，其句法投射如下：

³ Rel 是 relative 的缩写，表示名词的相对数量。



名词“孩子”在核查了 Num 位置的[u-n]特征后移位到 Num 位置，与 Num 组成一个句法成分。

综上所述，量词和复数标记虽然都和名词的数量表达有关，但它们属于不同的功能语类，分布在名词短语的不同位置。量词具有具有[abs]的语义特征，功能主要是对名词进行个体化，使名词变得可数。复数标记具有[rel]的语义特征，其功能是将名词切分为仅具有总数的非个体化群组。汉语中量词和复数标记不同时出现的原因是由于语义特征的矛盾。

2. 汉语量词短语的定指来源

前文分析了量词的在句法上的分布及其解读。当名词具有定指解读是，SQ 位置具有未被核查的[u-def]特征，这个特征吸引名词或量词移位到 SQ 位置。那么我们怎么知道名词短语具有定指解读呢？这一节简单讨论汉语名词定指的来源。

Cheng & Sybesma (1999) 认为量词短语中量词相当于 D，强调量词是汉语名词定指解读的来源。我们对 Cheng & Sybesma 的观点提出质疑，虽然某些汉语方言中量词有[def]特征，但并不是名词定指的来源。

首先，量+名结构并没有恒定的定指或不定指解读。

其次，如果量词是名词定指的来源，那么很难解释为什么量+名结构跟数词结合后却只有无指的解读。

(10a) 床被八年了。 [定指]

(10b) 十个人吃不完一锅饭。 [不定指]

如果要解释 b 句的解读，我们有两个选择：要么假设量词的定指性使得整个名词短语有了定指解读；要么假设数词的量化范围大于量词的定指范围，但这种解释下我们更容易得到的解读是“十个特定的人”。但事实上两种假设都不对。

第三，量词与指示词共现的现象也说明量词不是定指的来源。

(11a) 这三本书

(11b) 这本书

赵元任 (1968) 提出，主语所指的事物是有定的，宾语所指的事物是无定的。朱德熙 (1982:96) 也说，“……汉语有一种很强的倾向，即让主语表示已知的确定的事物，而让宾语去表示不确定的事物。”

然而，事实上，我们很难只从某个句法结构来判断名词短语究竟是定指还是非定指，有的时候，同样形式的名词性成分在同样的句法位置上，也会产生不同的定指性解读，例如义乌话中量名结构出现在主语位置时既可以有定指解读也可以有不定指解读 (陈兴伟, 199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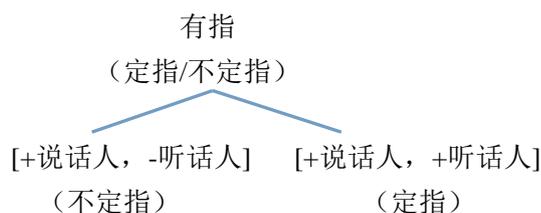
(12a) 只鸡来了。 [不定指]

(12b) 只鸡又来了。 [定指]

陈黎(2012)也指出汉语中倾向于把定指的事物放在句首主题位置,而把不确定的事物放在宾语位置,所以才容易得出“主语有定,宾语无定”的结论。而事实是主语上的名词并不是绝对的定指。

综上所述,决定定指的不是量词,也不是词序,而是其他成分。我们认为,名词的定指性解读更多跟具体的语境有关,决定名词定指的是语境。Stalnaker(1974)、陈存军(1998)和Li Xuping&Walter Bisang(2012)等也支持语用因素决定名词定指的观点。只有当说话人和听话人都明确名词的所指时,名词才有定指解读,当只有说话人知道名词所指,听话人不知道时,名词具有不定指解读。也就是说,当说话人假设听话人知道名词所指时就会使用定指的名词结构。量词并不作为定指的来源,而是定指的标记。

我们用树形图描述语用因素和名词定指的关系:



六、结语

本文从特征核查的角度探讨了汉语量词短语的分布和解读,并得出结论:1)汉语中量词属于功能语类,但有别于复数标记;2)量词短语的结构和解读可以通过特征核查的方式解释,而特征核查也为量词和名词的提升提供了动因;3)决定汉语名词结构定指解读的是语用环境,量词和指示词等只作为定指的标记,并不是定指的来源。

参考文献

- [1] Abney, Stephen. 1987. *The English Noun Phrase in its Sentential Aspect* [D]. Doctoral dissertation, MIT.
- [2] Borer, Hagit. 2005. *In Name Only* [M]. U.K.: Oxford Univ. Press.
- [3] Cheng, Lisa & Rint Sybesma. 1999. Bare and not-so-bare nouns and the structure of NP [J]. *Linguistic Inquiry* 30(4): 509-542.
- [4] Cheng, Lisa & Rint Sybesma. 2003. Classifiers in four varieties of Chinese [A]. In G. Cinque and R. S. Kayne (eds.) *Handbook of Comparative Syntax* [C]. Oxford Univ. Press.
- [5] Chierchia, Gennaro. 1995. *Plurality of Mass Nouns and the Notion of Semantic Parameter* [M]. Ms., University of Milan.
- [6] Chierchia, Gennaro. 1998. Reference to kinds across languages [J]. *Natural Language Semantics* (6): 339-405.
- [7] Chomsky, Noam. 1995. *The Minimalist Program* [M].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 [8] Doetjes, Jenny. 1996. Mass and count: Syntax or semantics? In *Proceedings of Meaning on the HIL*, 34-52. HIL/Leiden University.
- [9] Gebhardt, Lewis. 2009. *Numeral Classifiers and the Astructure of DP* [D]. Doctoral dissertation,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 [10] Greenberg, Joseph. 1963. *Universals of Language* [M].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 [11] Li, Xu-Ping & Walter, Bisang. 2012. Classifiers in Sinitic languages: from individuation to definiteness-marking [J]. *Lingua* (122): 335-355.
- [12] Liu Yi-Hsien. 2008. Number Deletion and Classifier Realization in Three Chinese Dialects. Proceedings of the 20th North American Conference on Chinese Linguistics (NACCL-20). Edited by Marjorie K.M. Chan and Hana Kang. Columbus, Ohio: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1): 243-260.
- [13] Longobardi, Giuseppe. 1994. Reference and proper names [J]. *Linguistic Inquiry* (25): 609-666.
- [14] Ogawa, Yoshiki. 2001. *A Unified Theory of Verbal and Nominal Projections* [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 [15] Tang, C.-C. Jane. 1990a. A note on the DP analysis of the Chinese noun phrase [J]. *Linguistics* (28): 337-354.
- [16] Zhang, Niina Ning. 2011. The constituency of classifier constructions in Mandarin Chinese [J]. *Taiwan Journal of Linguistics* (9): 1-50.
- [17] 安丰存, 程工. 2011. 汉语量词形态句法属性研究 [J]. *汉语学习*(2): 37-44.
- [18] 陈兴伟. 1992. 义乌方言量词前指示词与数词的省略 [J]. *中国语文*(3): 206.
- [19] 吕叔湘. 1944. 个字的应用范围, 附论单位词前一字的脱落. 见《汉语语法论文集》(增订本) 商务印书馆. 2002.
- [20] 梅德明, 杨春雷. 2002. 英语量词理论的对比研究 [J]. *外国语*(5): 40-47.
- [21] 伍雅清, 胡明先. 2013. 复数标记与量词同现现象的研究 [J]. *语言科学*(4): 349-356. (内容字号:楷体小五)

A Feature-Checking Analysis of Chinese Classifier Phrases

Zhang Ling, Yang Tong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 and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Hunan University, Changsha / Hunan Province, 410082)

Abstract: As a special syntactic item, classifiers has attracted much attention in modern linguistics.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semantic properties and syntactic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classifiers under the framework of feature-checking. In Chinese, classifiers belong to the functional category which individuate nominal items. They differ from the plural marker '-men' as well as definiteness markers. The feature-checking theory provides a reasonable explanation to the distribution and interpretation of classifier phrases, and as well gives motivation to the movement of classifiers and nouns.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classifiers and the plural marker '-men' and definitenss markers can also be illustrated by feature checking.

Keywords: classifier; feature checking; plural marker; definiteness

作者简介:

章灵, 湖南大学外国语与国际教育学院硕士研究生, 主要研究方向为句法学和语义学。

Tel:18070030022, Email:963570498@qq.com

杨彤, 湖南大学外国语与国际教育学院硕士研究生, 主要研究方向为句法学和语义学。

Tel:1818507316056, Email:525903262@qq.com